

世界书业概论

SHIJIE SHUYE GAILUN

李 苓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SHIJIE
SHUYE
GAILUN

世界书业概论

李 苓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 燕
责任校对:徐 凯
封面设计:翼虎书装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书业概论 / 李苓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5614-4151-0

I. 世… II. 李… III. 图书-出版发行-概论-世界
IV. G23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1934 号

书名 世界书业概论

著 者	李 苓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151-0/G·993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230 mm
印 张	24
字 数	426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内 容 提 要

中国书业面临双重挑战：信息时代电子媒介的替代效应和向完全市场化转轨的困境。要走出低谷，把中国出版者的眼光引向世界，引向未来，我们应当认识国际书业的动态，并吸取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本书主要以英、美、德、日、法、俄、澳等国家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具有国际代表性的书业组织的规模、机构类型、经营管理、出版政策、编辑与制作手段、价格与销售以及一些出版商应付国际国内市场考验的对策等内容为研究对象，力图通过展现外国及我国港台地区书业的全貌，达到探索人类编辑出版行为的本质特征、运作规律和全球传媒共生形态的目的。

序

由于新近主研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外出版集团发展模式比较研究，我终于有机会在一种静思的状态下，着手另一件相关的工作——对十几年前出版的《世界书业通论》进行一次比较系统的修订，因而有了这本新的《世界书业概论》。当然，动力还来自于世界书业本身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以及在教学视野需要延伸等方面的原因。

今天的中国出版产业在其生存与发展进程中，怎样才能被推入到一个理想的航道是一个问题。

假如我们从制度安排和出版实践两个维度去探索中国出版二元统一的改革之路，这是需要智慧与勇气的。就当下的中国出版而言，智慧或许应该是一种优势需要。凡人类之智慧成果为人类所共享。外国出版业在数百年发展历史中所积累的示范性经验就是一种我们可资借鉴的智慧。

但是，怎样呈现和评价外国书业，却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难题。我们对国外书业的观察与思考，往往立足于中国出版产业的突围和机制创新之目的，其实用性的评价指标会囿于“猫鼠逻辑”。而著者在探索中所建立的参照坐标，却凸显出世界书业这样的不对称性——出版现象，不同历史传统的延续；出版生态，不同社会系统的缩影；出版观念，不同文化意识形态的直接反映；出版制度，不同政治经济制度的附属类型。因而其难度在于如何在作为观察对象的各国几乎完全不同的出版生态系统中剥离并寻找到清晰、明了的叙事思路和可靠的适用依据。

本书力图为读者开启的这扇世界之窗，将目光集中于那些有国际代表性的国家及地区的书业现实。

本书所提供的参照系和研究框架，主要通过对外国书业四重关系的描述与评价逐一呈现。第一重是出版产业与政府形态的关系，具体指标是出版业的属性及控制模式；第二重是出版产业与市场形态的关系，具体指标为产权结构、市场操作（并购与融资等）、规模效益等，其中的产权结构，即所有权关系，是出版企业内部管理的核心问题；第三重是出版机构与发行销售机构的关系，具体指标是出版机构与发行销售渠道的运作模式等；第四重则是出版产业内部的关系，包括出版集团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等。

存在于这四重关系之中的诸多指标,基本上涵盖了外国出版产业生存与发展的各个方面。这可以帮助一些人在面临具有“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历史生成和现实状况的各国出版产业时,能够抽取出那些一般性的、有意义的元素并进行有效度的借鉴。

考虑到阅读的整体感和满足度等原因,本书以上编、中编和下编的叙事结构,首先对外国出版产业进行“历史的”梳理与勾勒,重点剖析影响其发展的决定因素、本质特征和生存样态;其次,通过对外国主要大型出版机构(集团)发展历程及其战略选择的行为分析,归纳其四大生存与发展行为模式,分别为:“一体化”的成长战略模式、以生产资源为核心的“生产型”成长战略模式、以产品为核心的“市场型”成长战略模式和“混合兼并型”扩张模式,并据此选取培生集团、讲谈社、贝塔斯曼集团、汤姆森集团和沃尔特斯·克鲁维尔集团等五家著名外国出版集团作为个案研究的典型范例;最后,针对各国书业所共同面对的“时代难题”——快速变异的新媒体对平面媒体话语力量的消解,资讯焦虑导致阅读人群的疏离——求索有效的智慧工具。

波普尔说,语言是独立于精神和物质而存在的第三世界。卫浩世(Peter Weidhaas)这位担任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主席 27 年的“书展先生”则更深刻地指出:图书是本土的,语言的内容和特色都是本土的。所以,书业在任何一个市场上都不是一种竞争关系,而是一种共存共赢的关系。

图书是人类记录语言的最古老媒体。人类因为有了书,话语才开始流动,跨越个人,跨越时间和空间。几千年来,这种以书为载体的符号流动,激发了人类对情感和智慧的表达,使人类具有更灵性的特征,也使原本独立的个人智慧慢慢地聚合、碰撞、交融、流动……我们看到了因图书而改变的世界;同时,也走入了图书本身所呈现给我们的广阔视界。

在本书修订过程中,杜薇、张丹、王雅丽、郭瑞佳、李红涛、徐升国等同志在资料查询或撰写思路方面提供了积极的支持与建议,倪雨婷、孟庆发两位研究生也做了大量辅助性工作,北京大学的肖东发教授、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周丽锦主任和卢旖旋编辑对于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热情支持,对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李 苓
于河滨印象

2007 年 4 月 28 日

目 录

上编 世界书业总论

第一章 世界书业形成的几个关键因素	(3)
第一节 纸的发明与使用	(3)
第二节 书籍复制活动的开创与发展	(7)
第三节 印刷技术机械化的实现	(15)
第二章 世界书业的形成过程及其本质特征	(20)
第一节 世界书业形成的客观条件	(20)
第二节 世界书业形成的主观条件	(23)
第三节 关于书业的定义	(34)
第三章 世界书业管理	(35)
第一节 世界书业管理的横向概述	(35)
第二节 组织管理	(42)
第三节 编辑管理	(52)
第四节 经营管理	(68)

中编 各国及地区书业透视

第四章 英国书业	(89)
第一节 概述	(89)
第二节 宏观审视：书业的生存环境	(95)
第三节 微观考察：出版机构的运作模式	(102)
第四节 主要出版社与出版类型	(110)
第五节 未来发展趋势	(118)
【经典案例分析】 品牌为王——培生集团模式研究	(122)

第五章 美国书业	(129)
第一节 概述.....	(129)
第二节 畅销书与美国.....	(136)
第三节 出版社的内部结构与经营管理.....	(144)
第四节 主要出版社.....	(148)
第五节 前景及其问题.....	(154)
【经典案例分析】 做自己最擅长的——汤姆森集团模式研究.....	(156)
第六章 德国书业	(162)
第一节 生存与发展背景.....	(162)
第二节 营销战略.....	(164)
第三节 主要出版社.....	(172)
第四节 问题和未来趋势.....	(183)
【经典案例分析】 全球化基础上的本土化战略——贝塔斯曼集团模式研究.....	(185)
第七章 俄罗斯联邦书业	(196)
第一节 历史的回顾 (1564—1985).....	(196)
第二节 改革时期 (1985—1991 年底).....	(207)
第三节 俄罗斯联邦时期 (1991 年 12 月 26 日至今).....	(214)
第八章 日本书业	(219)
第一节 命脉与体征.....	(219)
第二节 书业机制.....	(221)
第三节 书业管理.....	(230)
第四节 流通渠道.....	(233)
第五节 主要出版社.....	(240)
第六节 出版物的特点.....	(244)
第七节 编辑承包公司.....	(247)
第八节 问题与发展趋势.....	(248)
【经典案例分析】 俗中见雅, 标高而不就低——讲谈社模式研究.....	(251)
第九章 我国台湾、香港地区书业	(257)
第一节 台湾书业概述.....	(257)
第二节 21 世纪台湾书业生存状态.....	(262)

第三节 台湾的书刊发行·····	(268)
第四节 香港书业·····	(273)
【经典案例分析】 “皇冠文化集团”、“五南文化事业机构”、 “城邦出版集团”·····	(278)
第十章 世界其他地区书业概况 ·····	(284)
第一节 亚洲·····	(284)
第二节 欧洲·····	(285)
第三节 非洲·····	(292)
第四节 美洲及澳洲·····	(296)
【经典案例分析】 内容提供商——沃尔特斯·克鲁维尔集团 模式研究·····	(300)
下编 困境与挑战	
第十一章 外国出版集团的生存模式 ·····	(307)
第一节 发展历史与生存样态的综述·····	(307)
第二节 外国出版集团模式分析·····	(316)
第十二章 大众时代的书刊品种 ·····	(328)
第一节 “精英”品位的衰落·····	(328)
第二节 赢利冲动与出版决策·····	(334)
第三节 大众趣味与出版品种·····	(338)
第十三章 电子传媒的挑战 ·····	(342)
第一节 电子出版·····	(342)
第二节 电子媒体·····	(350)
第十四章 书业的未来发展趋势 ·····	(363)
第一节 裂变与新的任务·····	(363)
第二节 精英文化与资助体制·····	(365)
附录 ·····	(367)

上编 世界书业总论

人需要：

一只眼向内看——自省、追求形而上的境界满足，哪怕是因别人的境界而满足；

另一只眼向外看——学习生存、追求形而下的物利满足，哪怕是蝇头小利。

于是，人类营造了书业，留下了文明。

第一章 世界书业形成的几个关键因素

第一节 纸的发明与使用

一、莎草纸

几乎是象形文字、字母文字最初出现在混沌无知的世界的同时，人类就开始了探索最佳文字载体的努力。经过往石头、树皮、洞壁、粘泥版、兽骨上手刻字符的长期实践之后，古埃及人于公元前 2600 年，在尼罗河下游两岸的沼泽中，终于发现了一种莎草科植物可以用来制作最理想的书写材料。他们撕去莎草的茎皮，然后把茎髓剖成一条条的薄片，纵横排齐压平，使之联结，最后用象牙、贝壳等物磨光晒干，名曰莎草纸。这是一种易脆，不能折叠，很原始的纸。古埃及人就把这样的莎草纸一张张粘连成长条，卷在木杆上，形成卷轴，再根据所记录文字的多少，确定长短，最长的超过了 100 米。莎草纸卷轴记载的文字均采用纵排，阅读时可一小段一小段地展开，读毕，再卷回。在书写工具和书写方式上，已采用斜切的芦苇秆蘸了颜料或墨汁，轻轻地在莎草纸上书写。这比以前人们在石头、粘泥版上刻字时，用骨针、尖石、尖头木棒当笔进步多了。现存最古老的莎草文献是普利斯莎草纸（Papyrus prisce），因法国人普利斯（1807—1879）在古埃及的首都底比斯（Thebes）发现而得名。这份有名的莎草纸文献是大约公元前 2500 年写下的，内容是所谓的“教训”，是告诫人们如何处世的一种对话体作品，现保存在巴黎的卢浮宫（Musée du Louvre）。

由于莎草纸的出现，文字的书写形式和书写速度得到大大改进，这使莎草纸作为当时最理想的文字载体，很快由埃及传入世界文化的中心——希腊，成为王室、贵族、文人墨客们记录文字的“圣纸”。当时，书籍及其使用已为人们所知。尽管将书籍进一步视为学习知识的途径这一点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但希腊已出现了三大悲剧诗人和一位喜剧诗人（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以及阿里斯托芬）写在莎草纸卷上的不朽作品，还有演说家苏格拉

底，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宏言珍集。在公元前 495 年—前 429 年，雅典文化由于执政者的提倡和鼓励而达到鼎盛期。读书人的数目，已远远超出了抄书手和学者的狭小范围。一些有一定规模，由学者、读者组成的阅读圈相继形成。他们接受读书和尊敬书的训练，职业作家开始出现。雅典是当时世界图书复制活动的中心，私人复制自己用的图书被视为时尚，也出现了复制本的初期贸易活动。

随着公元前 334 年开始的亚历山大远征，希腊帝国的版图不断扩大，世界图书复制活动的中心也移到了希腊人在埃及建立的托勒密王朝的首都——亚历山大城。

这是一个继雅典之后，古代世界最大的城市，是地中海与东方各国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市居民包括许多民族，除了埃及人、希腊人，还有波斯人、犹太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罗马人等。各地的商人、学者、诗人云集于此。

托勒密一世值得我们在此单独提及。他在亚历山大的所有青年幕僚中，对实现知识的系统化思想最为尽力。他统治埃及后，并不试图使帝国的这一新领地希腊化，而是努力提高兴趣去研究东方的传统与文化。在亚历山大城，他建立了当时最大的学术中心——亚历山大博学院（Museum），设有图书馆、动植物园和研究院。这实际上是世界第一所大学，是一个人们交流与传播文化的园地，主要从事哲学、文学、自然科学的研究和记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从事教学。它呈现给世界的是这样一个科学星座：埃拉托斯特尼测量地球大小所得出的数据，与实际直径仅差 50 英里；阿波罗尼乌斯推出了他关于锥线的卓越著述；希帕卡斯初次做出了星球分类和图表，用以核对天空中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化；希罗设计了第一架蒸汽机；医学院的研究在世界历史上初次订立了专业知识标准；赫洛菲拉斯创立了伟大的解剖学，而与其相对抗的另一些教师、学者谴责解剖学的研究而发展了药物科学……^①

博学院内的图书馆是托勒密王朝为自己建立的一座丰碑，它是国家图书馆与图书抄写复制的结合，规模空前，藏书最多时达 70 多万卷，几乎包括了所有古代希腊的著作和一部分东方的典籍。

由于莎草纸系植物纤维，书写时笔画稍重，就易将纸面刺破或划破；时间久了，纸内水分蒸发后，就变得很脆，往往如一张枯干的树叶，一碰就碎。所以，莎草纸文献的损毁是很严重的。

^① [英] 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406 页。

人类在艺术、科学方面的丰硕成果，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分享公共的书面知识的必要，而落后的文字载体和传播手段却与此形成巨大的反差，以致哪怕来自博学院的智慧火山，也只是与普通世界隔绝的一盏幽暗的灯笼中的光明而已。寻找更多、更新、更适用的书写材料，愈来愈成为各地，尤其是靠进口莎草纸从事书写活动的国家的当务之急。

二、羊皮纸

在托勒密二世时已开始了莎草纸供应上的严格控制，外销纸价愈来愈昂贵，其他城邦被迫另找替代品。在这方面干得最成功的是位于小亚细亚北部的帕加马（Pergamus，今土耳其）。这是一个原属于东方化的塞琉古帝国的小邦国，公元前 241 年独立，在阿塔罗斯一世和尤门斯二世统治时期的一百多年间，一直是自由的、受希腊影响较大的小国，曾一度很繁荣。在阿克洛波利斯的北山上矗立着皇宫、神庙、博物馆和著名的图书馆，大批的雕像图画和精制的镶嵌图案装饰着这些建筑物。

帕加马图书馆由国王阿塔罗斯一世（Attalos I，公元前 269 年—前 197 年）建造，其子尤门斯二世（Eumenes II，公元前？—前 159 年）再将其推向鼎盛。尤门斯二世要求图书馆向亚历山大图书馆看齐，也要办成学术文化中心，而且要超过亚历山大图书馆。著名的希腊语法学家克拉特斯（Crates）曾出任馆长，许多有名学者受聘来帕加马。发展神速的帕加马图书馆逐渐成为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劲敌。托勒密五世（公元前 210 年—前 80 年）害怕帕加马图书馆的藏书会超过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藏书，下令严禁向帕加马输出埃及莎草纸。这使尤门斯二世不得不选派巧工对山羊羔皮，还有牛犊皮进行一整套洗净、刮脂、绷直定形、表面磨光、白粉上色、刷光亮润滑剂等新工艺，制造出两面光滑，书写方便，比莎草纸更为适用的羊皮纸（Pergament）。这种纸虽然成本较贵，但它坚韧、柔软、可折叠，这是莎草纸无法比拟的。

由于羊皮纸的出现，使帕加马的造纸业在当时闻名世界，成为羊皮纸的贸易中心。因此，在欧洲文字中（如希腊文和拉丁文），“羊皮纸”一词的含义就是“来自帕加马的材料”（stuff from pergamus）。

羊皮纸的广泛使用引起了一场书籍形式的革新。由于大张的羊皮纸可一再折叠：对折、四折、八折、十六折、三十二折（这开了后世“开本”之先河），而且不易破碎、粘连，加上体积小，携带方便，人们日益偏爱这种新纸。于是，书籍的莎草纸卷轴形式逐渐为羊皮纸开本形式所代替。到了公元 400 年前后，在欧洲的大多数地方，人们已经普遍选用羊皮纸而淘汰了莎草纸。

其公羊皮纸在盛行了约 700 年后,也被公元 6 世纪末逐渐西传而来的中国蔡伦纸所替代。

三、蔡伦纸

另一条不同于西方人的探索之路,在东方的中国更为成功地向前展延着。早在公元前 4000 年—前 3000 年间,中国人就发明了自己的原始文字,公元前 1400 年时,已经能够将发展到使用象形、会意、形声、假借等较高明阶段的文字,契刻在龟骨上,铭刻在青铜器上,尔后书写在简牍和缣帛上。到了公元 105 年,中国人蔡伦又发明了以树皮、麻头、旧布和渔网等植物纤维为原料制造纸张的技术。这是一项人类书业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创举。它与此前世界上已经存在的很多种文字载体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这之前,人类还仅仅是利用稍经加工改造的天然物质作为文字载体,而蔡伦的造纸术,采用对树皮、麻头、旧布、渔网等原材料进行剥离、切碎、沤烂、碱液蒸煮、舂捣、加入药剂漂白、凝聚、过滤、烘干等一系列化学加工工艺,对原材料的性质、结构、成分和形态进行质的改造,制造出一种全新的物质——纸。蔡伦纸的发明,大大开发了人类利用天然物质的能力,使文字载体有了取之不尽的广阔资源,同时,也使文化信息的加快传播与长期留存成为可能。

2 世纪时,蔡伦纸在中国已取代了竹简、木牍和部分缣帛,并且开始向世界各地传播。2 世纪首先传入朝鲜,3 世纪传至越南和中亚,6 世纪末传至日本,逐步取代了这些国家原有的文字载体。7 世纪传至印度,8 世纪中叶传至西亚,由阿拉伯人通过贸易形式传至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境内)并建立造纸中心,以后好几个世纪,这一地区一直是阿拉伯最重要的纸张供应中心。公元 794 年,阿拉伯人又在报达(今伊拉克的巴格达)建新的造纸厂。当时的哈里发(穆斯林国家政教首脑的名称)明令,政府公文一律采用纸张,以代替耗费巨大的羊皮纸。以后,又在大马色(今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建造纸厂,并连续几个世纪向欧洲出口纸张,是欧洲最初获取纸的源头。故当时的欧洲人称“纸”为“大马色纸”(Charta damascene, Damascus)。这些早期造纸工场的筹建与生产,皆由中国造纸工人亲自传授技术。9 世纪时蔡伦纸开始传入欧洲,现存欧洲最早的纸本文件,是 1109 年西西里国王罗杰尔一世用阿拉伯文和拉丁文颁发的一道法令;10 世纪再经西亚传至非洲的埃及、摩洛哥等国。12 世纪 20 年代,西班牙的南部古城科尔多瓦(Cordoba)率先建立了欧洲第一个造纸中心,这大大繁荣了本地文化。当时,城内就有图书馆 70 多座,收藏图书总计达 40 多万册,其中有大量的纸抄本,这在欧洲是史无前例的。纸

的大量生产,使西班牙一时间掀起翻译古典遗产的热潮。中国的造纸术在16世纪时传到美洲,约19世纪传入澳洲。

第二节 书籍复制活动的开创与发展

一、非商业化的书籍复制

早在公元前30世纪上半叶,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就在“书”的最初形态——粘泥版上记录人类最古老的楔形文字了。专家们从所能见到的最早泥版文献中断定,人类的图书复制活动也同时源于那一时期。

1889—1900年,美国考古学家彼得斯(John Punnett Peters, 1852—1921)和希尔普雷希特(Hermann Volrath Hilprecht, 1859—1925)在伊拉克境内尼普尔(Nippur, 位于巴格达之南)的一个寺庙废墟周围,发现了公元前3200年前后的泥版书。文献记载了皇宫里一种被称为“书吏”职业的存在。书吏专事记录庙宇的历史、祭神的活动、诸神的传说以及抄录修改过的、受损或将破毁的泥版文件。这些书吏被要求必须是写字的能手。他们所记录下的楔形文字,成为人们日益熟记并不断发明新文字的依据。

苏美尔人在寺庙里,还设有专门训练男女书吏的学校。学生们所用的教材,是从同一块泥版原件上复制出来的。其复制方法是:让一名或数名有资格的书吏各持一块平滑光洁,半湿半干的粘泥版,先用细绳在上面勒出通栏状,再用尖硬的杆状物作笔,照着原件泥版刻写,摹完一版,就拿到太阳底下去晒干,为了使其坚固,以后又发展为用火焙干或烧制。如果摹刻的原件文字很多,需由数块泥版组成,复制时就要换版,直至完成。教材的需求量愈大,复制泥版的数量也愈大。

公元前7世纪时,亚述(Assyria)的阿斯赫尔巴尼拔(Ashurbanipal, 约前668年—约前626年在位)国王在首都尼尼微(Nineveh)创办图书馆时,书吏中开始划分出一种专门的抄写手来。他们坐在皇宫或寺庙的抄写间里,只做抄录和管理泥版书的工作。这种抄写手在当时是一项很荣耀的职务。书籍经他们之手,有了分类、编目。奴隶主、国家书吏、神庙供职人员能够享受他们提供的服务。由抄写手复制的泥版书上,开始出现了著者与抄写手的分别署名。著者(往往即书吏)渐渐有条件潜心创作与研究,抄写手复制泥版书的质量与速度也使人类知识的传播范围日益广阔。约公元前2800年前后,在古埃及的权贵阶层中,私人图书馆和档案室开始出现。这一部分人或者直接雇佣具

有抄写手资格的人，或者让有一定文化的奴隶来为自己记录和复制图书。再加上莎草纸给人们提供的前所未有的便宜，以及迅速增长的阅读需求，使这时的书籍复制活动明显带有许多劳役的成分。直到公元前5世纪，在以上漫长的时间里，知识的记录与图书的复制，还仅仅是为统治者所占有。

著名的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在《蛙》这部喜剧里，曾向人们提到杰出的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拥有很多书籍。专家们从这一史料中推断，至少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学者和作家群中，确实已经有了藏书之举。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私人图书馆、亚里士多德私人图书馆，都是使知识从皇宫、寺庙流入民间的学者学园。他们为自己的创作、阅读以及教学活动，雇佣大量抄写手记录并复制图书，是一种纯粹出于对知识的积累与传播的愿望，是企图使民众分享知识的非商业性行为，这种不懈的实践，又成为图书复制活动民间化的源头。

二、商业性的书籍复制

（一）亚历山大图书馆及初起的复制业

据说，在托勒密一世招聘到亚历山大城的许多学者中，有一位叫德米特利乌斯（Demetrios of Phaleron）的学者。这位学者的老师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泰奥弗腊斯特斯（Theophrastus，约前372年—约前288年），而正是这位泰奥弗腊斯特斯在亚里士多德死后，接管了亚里士多德私人图书馆。作为泰奥弗腊斯特斯的学生，德米特利乌斯当然很了解亚里士多德图书馆的情况。他曾热心地向托勒密一世建议：在亚历山大建立图书馆和博物馆。这是一项正投托勒密一世夙愿的建议。大约公元前290年，古代最大的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城内的布鲁黑姆（Brucheum）建成。该馆不仅买进一大部分亚里士多德的私人藏书（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还收藏国王每年派专人到各国支付高价购买的典籍。当时，只要在亚历山大城出现的好书，就有这个图书馆的采购员前去抢购。他们还借来不少书籍，抄成复本。到托勒密三世（Ptolemaiosz III，前246年—前221年在位），收购图书已发展成为一种专横手段。国王下令：凡进入亚历山大港的船只，必须把船上的书籍统统“借给”亚历山大图书馆。该馆把这些书籍用廉价的莎草纸进行抄写复制，然后留下原书，而只退还抄本。等到确立了该馆在图书版本与品种方面的绝对权威地位后，亚历山大图书馆开始大量复制并对外出售书籍。

被复制并出售的图书，分作家新作和原有样书两大类。操作方法为：如果是作家新作，就由作者逐词口述，抄写手在莎草纸卷上快速抄录；若作者要查